文法詳論

上巻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2
1

文庫11
A1262
1

文法詳論

三洲署首

明治甲申
八月上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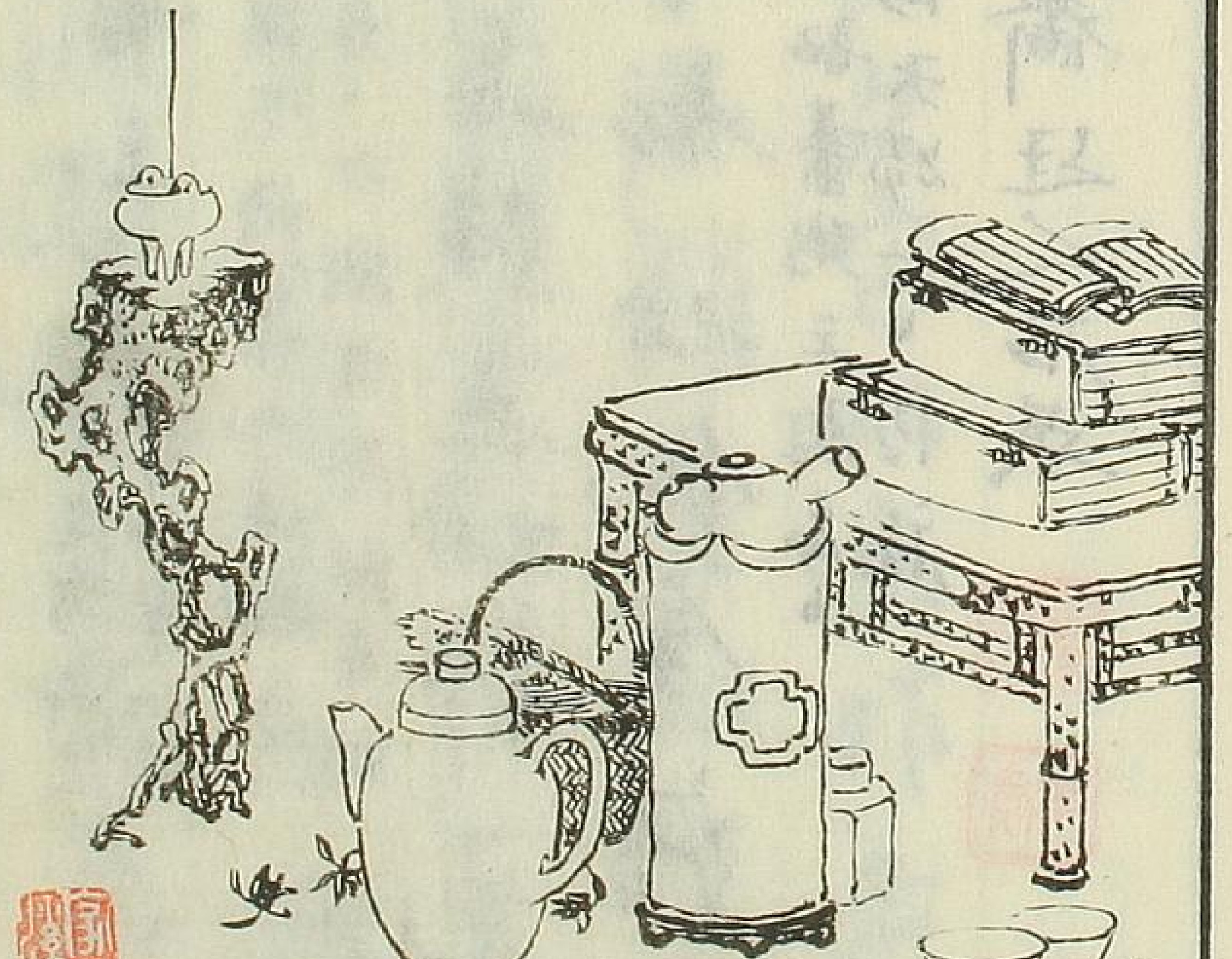
柳田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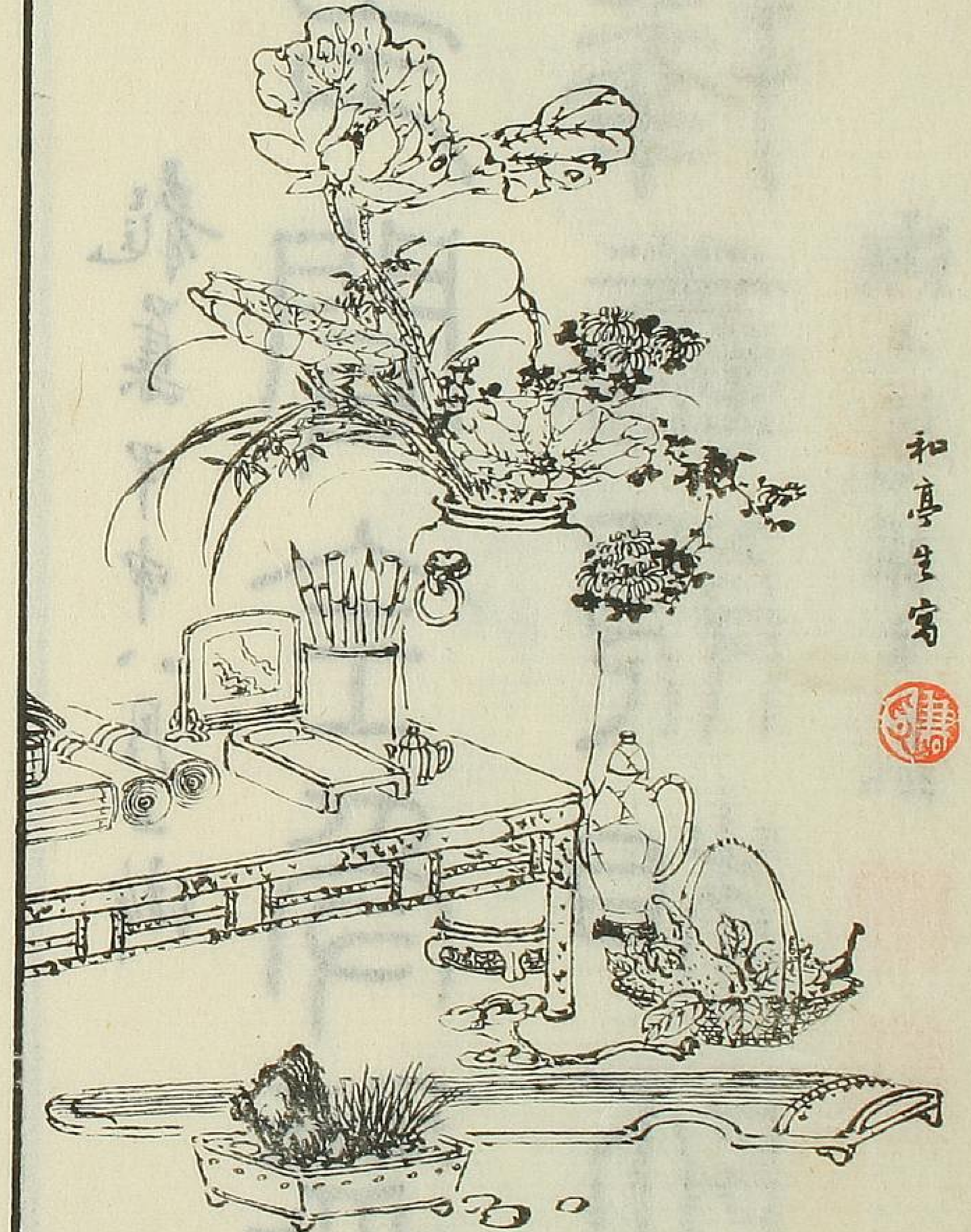
龍集甲申八月上澣

多聞全學法
擇善須相師

湖上鴛梁生篆

木墜寒飈動乎裂
玉隆吐孤亭挂林望
法蕩竊碧寧英雄懷
已矣美人久寄主之冤
轉下駒官懸日仰俯
丈夫貴自主進退誰
肯阻着此壺後世聲
名耶千古寧美淚九皐
余萬里多沖峯
学可居士倚窗





和亭生寫

素餐何以報皇天僅灌陶泓代耒
田況學史丐箬名筆辛毘傳御史簪白筆以奏任他
老監枕書稱出之詩來白後融無一年白頭老監枕書眠避官
避祿畫銅臭無綫無切計瓦全
壽考男兒生靜世飽食清福
送康年胡九韶虀粥三厨每日晡謝天賜一日清福
鴻齋迂人石英

敘

自累朝振興文字以來作者林
不乏人議者亦難悉數而謬
於己見即囿於時風得大中
至正之談殊寥寥焉抑知文
者理也議理洞澈雖片言隻字
歷千載而彌光說理偏陂即摘

句尋章不數傳而顛沒雖斯道
者要宜取長畧短就簡刪繁庶
學者得所旨歸教者亦不窮指
摘矣今閱　鴻齋先生文論各則
旁搜遠引鬪角鉤心斯倫擧而
靡遺惟恐更僕難數斯直言而了
嘗復寠流弊無窮具無限之

苦衷其大有心於文教者歟
光緒壬午秋八月皖北杜紹棠序
於江戶節署

序

文章之道。日進月盛。雖耕稼陶漁之徒皆知尋章摘句藻飾之語。況於士大夫乎。於是諸子騁之務業。樹旗列幟。各闢壇坫。著書之衆。年多於一年。吁亦何其多也。然而説作文之法者。或蒐集古語。或登録熟字。唯摹古人作例而已。未有説根柢講基礎者也。余志於文有年。甚所閲遍之書。不下數十種。而未能得其要領也。雖由學疏才劣。抑以無一師之

書也。以故就鴻齋石川先生問文法。先生出所著文法詳論者見示。曰。此余就清客沈黄諸子所質。其由是學之。雖不及亦不甚遠也。受而閲之。則自作文之根柢。至學術之基礎。結構之法。組織之理。一一縷述之。以叩古人蘊奥。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隱括悉矯。使讀者若遵小轅於司南。實後學之至寶也。曰以爲凡爲文章。當先立志。志不立。則基礎不立。基礎不立。則莫能構一字。此書譬若以尋引度短長。以繩墨量曲直。循循乎曲盡其法。洵可謂文章秘訣矣。苟有志於文章者。取法於此書。則當無問津之嘆也。今先生積多年研學之功。窮搜博討。采摭典故。爲初學以加工夫。其法嚴整。而其理明確。學文者舍是有所取哉。因請公諸世。不可洎而後可。造上梯。遂敘一言志喜云。告

明治歲次甲申夏六月

松本謙謹撰

丹羽瀬生照寫字

文法詳論目録

上卷
諭言
警戒
辨體
下卷
句解
助字例
論文類纂

文法詳論卷上

鴻齋石川英著

○論言第一

古文之純粹者。以孟荀左國莊騷馬班爲冠冕。至後漢氣運寖衰。作者不及於古。至魏晉日流浮薄。專尚虛飾。至齊梁陳隋。綺靡雕繪。大率屬無用。古文之學。於是乎滅矣。迨於韓昌黎出。始起八代之衰。以繩時文之弊。爾來歐蘇諸公相尋而興。至熙寧元豐之際。人材輩出。將駕西漢。古文之學。亦復盛也。至明清遵

巖。荊川。雪苑。勺庭。諸子。各樹旗幟。以鼓吹後進。其他
震川。正學。竹垞。隨園之徒。陸續並出。直遡周秦。古
文之學。爲萬古不易之法。猗歟盛矣。然臺閣取士。尚
以四六儷偶爲法。是以諸生之文。壹專聲律。蓋亦有
故。夫以古文試之。先議論而後文字。一時以才筆眩
惑衆目。有司不能料其學淺深也。若排詞偶語。聲韻
以銜勒之。章句以束縛之。雖欲奔放飄逸。出柵脫圍
而不能也。雖無益於世教。非文字富瞻博搜古今則
不能爲篇。是以充諸生科業。所以試才與學也。昔歐
陽公疾時文流弊。以古文考試禮部進士。東坡進刑

賞忠孝之至論。歐公歎異。乃寘東坡第二。然其論不
由典籍。終莫知所自來。竊意東坡料歐公之量。投其
所好。以聳一驚也。後生設師是等之文。架空摸雲。幻
華百出。不知所止。其弊或勝於儷青比白務費雕琢
者歟。其後東坡議學校貢舉曰。近世士人纂類經史。
綴緝時務。謂之策括。括經史之語作策論也其爲文也。無規矩
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
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東坡諸表皆用四六、
沈確士評云、見東坡四六真至飛動別於唐人由是觀之無聲病對偶。學之
易成者。而古人不取之。學文者。宜從規矩準繩也。余

常曰。學詩宜先作律。學文宜先爲對偶聲律之學者。見曹植陸機等之文。極口罵之。讀歐陽三蘇等之文。欲振筆倣之。夫歐陽三蘇入於難而出於易。經繁縟而至簡淨者。是以文字自在。所言莫不如意。今之爲文者。掠韓奪柳。摩歐倣蘇。摸擬剽竊。僅綴數言至若摘明清小說之語。或撮稗史野乘之言。藍縷百結。動使讀者不通。安可謂之文哉。蓋文者。以氣爲主。章句次之。六朝自有六朝之體。唐宋自有唐宋之體。以體而論文。抑亦末也。若夫淵明歸去來辭。一變離騷。別出一機杼者。而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而已。若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藉愿之言。多用對語。而東坡又言唐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序而已。古人評文。固不關體裁也。故曰。文者以氣爲主。而學者以博爲質。加之以精熟。與古人無相異。爾近日之弊。不欲積功累功。欲妄求捷徑。惡亦惑矣哉。夫鍾六經之芳潤。歠百家之精英。鍛練陶冶。用力之久。而後纔有得者焉。注一世心血。竭百年精力。身瘦肉枯。而後有不得者焉。豈讀僅僅數卷之書。不積歲月。不加勉勵。反欲爲文驚一世。嗚呼亦弗思焉耳矣。

第二

發於不得已而止於不可行。斯語動輒誤多少人矣。夫發於不得已何有篇章字句之法。止於不可行何有抑揚開合之別。若無篇章字句之法。無抑揚開合之別。句何以得謂文謂章哉。言發之筆書之而示諸後世。無法不可以達辭。無法不可以貫道。無法不可以垂教於後世也。法者何。曰立言之宜也。文本無法。得古人立言之宜以爲法而已矣。凡人之言語。必有自然法則。雖愚夫愚婦述寒暄慶弔之語。自有照應開合對法單行之妙。不學而至此者。則天地自然之理所以發於不得已也。況於文章乎。若論語止記弟子

問答之語爾然亦自有對法。巧言令色。愼終追遠。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等是也。若周易文辭。押韻斷句。其他曰騷曰賦曰辭曰文者。或對句或押韻。揚雄解嘲。韓退之進學解。及汴州東西水門記等。咸散體而用韻者。凡上尊者啓疏狀議。多用儷語所以使讀者琅琅然得音調之宜。非特裝飾文字而已也。蓋文章之妙。口不能言者。筆能言之。辭不能達者。字能達之。於是乎有文章之學焉。夫子曰。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斐然成章文理成就也。不知所以裁之。字句之法未詳也。一字

不穩則一句不調。一句不調則一章不可通。是以字句篇章。各有法而裁之。難哉。得一篇之文也。若夫春秋乃魯史所記。所謂斐然成章者。夫子筆則筆削則削。約其辭明其道。此所以裁之也。門人續經至哀公十六年書孔丘卒。例大夫卒不書。蘇老泉作論識之。此亦子貢之徒所以不免狂簡也。不謂止於不可行哉。顏之推曰。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塡坑岸也。若夫老蘇之文。雖雄健奔放如萬馬。所陣勢不可當。而進退回旋。莫一不中節。若大蘇之文。雖渾浩漂蕩如大河決流而有巨浪微瀾。如織如慰。旋渦轉換。不可亂者。若歐公之文。雖敦腴溫潤。如春山倩麗。而有園亭林沼布置得宜。絳霞青靄變幻不可測者。惟能胸貯萬卷眼究百家。汎濫渟蓄。探深尋遠。而後可為文。畫家語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以為畫師。畫猶然。況於文乎。

第三

古今殊言。和漢異音。而至於文。莫弗相通。如古文則彼國古言。非民間所常用也。故不從師學則不能綴焉。如助字亦不備於俗語。是以彼亦為難矣。蓋文之

法。其要。在於助語。先輩曰。助語者。文章筋骨。詞藻樞要。盧允武助語辭曰。諺云。之乎者也已焉哉。用得來的。好秀才。可知。非秀才不能用得也。昔柳子厚譏杜温夫助字。不當律令。唯不過言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未敢說其詳。近日多說助字者。其書幾十種。然徒論字義。舉古例而已。不見說活用之法者。蓋助字者。由文勢而變化。不臨其文。詳其勢。不能說緩急輕重之別。請說其一二。孟子告子篇。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用乎字）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用也字）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

則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用與字）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用夫字）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韓退之原性。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後人欲擬之。動輒用於語勢之不至此者。亦優孟衣冠耳。若歐陽公醉翁亭記。水落而石出。東坡後赤壁賦。水落石出。（一用而字。一不用而）字。且醉翁亭記。全篇用也字。韓退之李公墓誌。七百餘言。一不用也乎矣字。由語勢緩急也。余問文於清

客沈文熒。起艸屢乞斧正。文熒隨讀斷句。有不可者。則添刪之。至於助字沈吟數囘。不得其當則更之覺甚煩思。余於是益知助字難寘也。令人用助字者。大抵由古人作例。或剽竊古言。是以屢誤緩急。先輩往往不免此病。雖學殖富饒議論超絶。至於文章不能駕西人者。徒以糟粕爲師故也。余頃觀演劇。有所感焉。有鳴鼓版者。有奏絲竹者。有不假唱歌與八音者。每囘異其曲。未必不合舞踊也。喩之文章。舞踊者章句也。鼓吹者助字也。若誤一聲。舞踊將亂。猶誤一助字。文意不通。而不假唱歌與八音者。進退擧動。有法

令不可亂者。猶賦頌銘贊。儷語押韻。不雜散體於序。學力菲薄。欲强爲文者。猶矮人觀場。徒在人之後。而不能窺妙舞也

第四

古人曰。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作文之法亦然。宜多寫古人之文。夫以有限之力。讀無涯之書。脣腐齒落。猶不能盡。況於寫之乎。宜芟繁撫簡。擇其佳爾。但若學庸論孟詩書及易繫辭禮檀弓。或謄寫。或諳誦。若左國史漢歷世諸史。及老莊荀韓諸子。宜熟讀以審之。若文集詩鈔。其他國史雜襍。及道佛西洋譯書。有會

心處。宜拔萃以鈔錄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可以
充實腹笥。如宋儒妄說性理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
志。（程明道語）我不取也如熟語宜擇古人常用之言不可
私製不當之語。濫用鄙俗之言或援艱澁之字文淺
易之說古人所忌平弱卑薄。剽竊古語雜亂全體者。
最可厭惡。如三都二京則雅頌之流亞抒下情通諷
諭。替風土地理多陳鳥獸草木之名孫興公以爲五
經鼓吹苟志於文者不可不熟知也而文字富贍者。
左思張平子班固揚雄及賈誼相如爲最章句之正。
陸機文賦。鮑照蕪城賦。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江

文通恨別二賦爲最齊梁以來顓工章句愈精愈審
遂以爲生徒試業之資詔誥表啓大約用此法迨於
沈休文四聲八病起駢四儷六頗苦句法唐宋皆倣
之然不及於古遠矣至於杜牧阿房宮賦稍變其體
至於韓柳以騷爲宗夐出於齊梁之上而歐陽公秋
聲及蒼蠅賦全用論體若東坡兩赤壁幾爲記體雖
爲空前絕後之筆不可專爲賦矣後人若學是等之
文或陷誤徑所謂刻鵠類鶩者反速識者之嗤已近
世諸家有間爲賦辭者然比諸寛平延喜諸公稍有
庭徑蓋寛延諸公雖大率據昭明之選親受李唐諸

老傳而學焉者。雖有小疵。亦自醇然。今之諸子。大抵學八家。至若辭賦駢體。置而不取焉。若表啓劄子。皆以國文。故不用力於此。所謂語焉而不詳者。安得醇乎醇者哉。余學斯技於沈氏。雖未得一篇。畧得知其法。退而觀諸家。所作爲合格者甚少。非特賦辭也。噫嘻文章之率易。學資之寡陋。亦足以視人情之輕薄。可悲夫。

第五

寛平延喜諸公。雖專承六朝之習。入學諸生。親學於隋唐。歸後授之者。故氣象渾厚。雄深古雅。非仿摸剽竊。徒嘗糟粕者之比也。迨於武臣執權。文學之道。亦隨而衰。先主墳典。僅歸緇流而已。至於德川氏初。惺窩羅山始唱宋學。於是文章之學。復將興。然時屬艸昧。規摸未詳。猶昏暮求路者。僅借星辰之光耳。及於物徂徠出。顯主張古學。又反陷於李王之窟。其徒春臺南郭東野周南之徒。縱横馳突。百怪爲群。至明和安永之際。四分五裂。互相離視。至不可收拾。蓋亦文運一厄也。然而古文一脈。自頤菴鳩巢。傳至於寛政三博士。挽回伊洛之道。又據八家之文。恨猶太亂之後。不能修理城堡。殿堂門廡。頽屬大敗。雖欲雨露之

不漏未可得也至近世一齋山陽拙堂豊山宕陰息軒諸子輩出於是文章之學愈精章句之法愈密文運之盛莫若是時矣其他艮齋小竹方谷節齋弘菴鶴梁之徒學歐法蘇各樹旗幟提筆鼓吻以睥睨一世勢將遡於秦漢吁亦何熾也然見得古人皮肉者未見獲古人骨髓者矣已見得古人骨髓者未見獲古人精神者矣夫精神質也衣冠文也有質勝文者有文勝質者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以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之言君子所不取也孔子所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者折衷前世善者而文飾之也

學文亦然宜擇周漢唐宋善良者爲架護而若宋景濂王陽明唐荊川歸震川方望溪朱竹垞侯雪苑魏叔子亦是簪纓裙衫帶袴鞋韈之屬可以爲裝飾今也質將成加之以文眞是古人矣近日觀以文售名者多不培養質而欲修飾文者猶麋鹿蒙虎皮奔走山野戲嚇狐兎耳若遇眞虎將逃避無地吁亦何等狂態也昔鄭子藏好聚鷸冠鄭伯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近日之弊不特好聚鷸冠將繪山龍華蟲而天之不災蓋亦倖也雖天不災之不能免君子之嗤不特不免君子之嗤又將遺後世之譏學者不可不愼

焉。

余艸斯篇。傍有人曰。子亦好聚鷸冠者邪。曰否。余華冠縱履。在蓬戶桑樞之下。不容於世爾。焉好異於人哉。然今觀神州之人。或有着魯服戴佛帽穿米履爲英語者。道路逢之。不知爲何國之人。視其不碧眼赭髯。始識爲國人耳。近日文章之弊亦同之。乏於質而欲富於文。裁爲一篇糜爛之文。有碎片駁雜殆不可狀者。此豈得謂文謂章哉。余之多言。固不好對中絅表素之人。但爲家塾黃小言焉耳矣。復不得已故也。

○警戒

誠心

凡爲文者。宜以仁義忠孝爲本。心術不正。文章自邪。猶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諸葛武侯出師表。陸宣公奏議。胡澹菴封事。固非以文章誇於世者。然貫天地感神明。千載之後。使讀者凛然寒心者。彼至誠至忠之氣。所以沛然自肺腑中流出也。若曹瞞父子。雖詩賦文辭超絶於衆。後世無得而稱者。以學術不正行乖聖道也。夫文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世之文士。不

特倣古人文法。先當倣古人言行。若文與行相反。後世孰賞焉。有宋搢紳。丁晉公呂恵卿輩。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以其非端士也。

用字

用字宜如貧人購物。衆多之中。擇其善良者。思慮百回。纔出錢而換其惜之。殆如削肉。是以不求冗物也。古人作文。一字自充千金。故其文貴矣。今人綴語百字不直半錢。故其文賤矣。不俟人賤之自先賤之焉。得不覆瓿哉。凡毫釐差異。字以分之。不微得其當。則生千里之差。宜熟讀古人用字之緊密而學焉。左傳昭公十三年。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用計字）揣高卑（用揣字）度厚薄（用度字）仞溝洫（用仞字）物土方（用物字）議遠邇（用議字）量事期（用量字）計徒庸（用計字）慮財用（用慮字）史記張儀傳。始吾從若飲（用若字）我不盜而璧（用而字）若笞我（用若字）若善守汝國（用汝字）我顧且盜而城（用而字）其事不同則字亦不同。其事同。而字復不同。如是類不遑枚舉。學者其詳焉。

起藁

古人爲文一字不苟。有意不穩者。百回竄改之。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凡起初藁宜經一二月而後見之。必

也有所添刪再淨書之。又宜經一二月而後見之。亦復有所更正。如是五六次。平生所蘊蓄湊於心頭。遂有得其當焉。嘗聞有人買歐陽公醉翁亭記藁者。初書滁州全景數紙。末後唯曰環滁皆山也。歐公尚如是。況不若歐公者乎。古人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其精氣之極也。若歐公每篇至其極者。爲文者。傚歐公博雅。傚歐公刻苦。則庶乎其不差矣。

藉物

學文者。不啻讀萬卷之書。宜行萬里之路。周覽名山大川。又宜交於英雄豪傑。及韜光遁世之士。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筆端不舒暢。誤謬亦多矣。昔呉道子。見裴旻舞劍而悟畫法。張旭見擔夫爭道而極書法。蘇轍見韓魏公容貌。養作文之氣等。皆藉外物以爲己之有也。於乎宇宙間。有如此良師。學者盍思焉。

尚簡

文字之數。凡四萬五六千。而平生所用。不過一二萬也。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字豈易識哉。若孫休名四子字。武后新製字。非平文中可用者。其他穆王八駿圖中字。及上古碑文。或道士陰符中字。多不可

讀者。强解之無益耳。唯擇字書所載音訓正明者。彼古人用法則可務用奇字艱澁其文。君子所不取也。若孟荀左國稱天下至文。而其字皆簡易。歐陽公留於金石之學。而其所著唐書五代史等。務宗簡易。不一用奇古之字。老聃所謂良賈深藏如虛。學者貯字亦應如斯。

虛飾

操觚者。尚虛飾自古然。但不以辭害志爲要。虞書在璿璣玉衡。夫堯時茆茨不剪。土階三等。舜豈製一渾天儀。以璿玉爲鏤飾哉。四海過密八音。中華無四海。瀕海。唯東方一邊耳。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虞廷非百獸棲息之處。且獸安得舞蹈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夫文飾者。猶婦人理髮靚妝。固不可欠之具也。然過焉則眩惑人。不及則覺不潔。唯要無過不及爾。如相如上林賦。盧橘夏熟。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過於藻飾。然如思之三都。最極雕繪者。但不害志則可矣。余讀張繼楓橋夜泊詩。有所感焉。初以霜滿天起句。以寒山寺鐘聲爲轉結。據張眘父代醉編。夜半鐘實爲承天寺。然作者

爲寒山寺以寒山二字寫隆冬之景也。若爲承天寺字句平凡無所賞焉耳

虚數

古書有計算不相合者。雖無妨於大體使人疑且惑。後人宜用意也。泰誓曰受有臣億萬予有臣三千。傳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豈有一分者億萬而有二分者三千也哉。史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甲士四萬五千人。周武出軍從諸侯八百。而其人不足五萬歟。如帝王世次。歐陽公揚用修等審論之。計算不合者。馬史爲甚。其他往往有此類。以東坡赤壁賦月徘徊於斗牛之間。譏其違纏度。過於穿鑿。而不知大意者。不足與論文也。

倒句

倒句之法。左氏、吾慾之日、侈故之以亡於不暇君於何有、室於怒市於色、魯語、鼈於何有、戰國策、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如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韓退之與陳給事書、衣食於奔走、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等、不遑枚舉、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辰良等、一正一倒、亦是奇格、宜斟酌上下文勢。不可須擾章句。妄用之。語勢錯亂。反使讀者惑耳。

作字

作字宜用楷正。如張旭懷素。作草書。雖筆勢入神品。

使人不能讀者復無益耳近日學者。倣羲之尺牘等。務書省畫之字。縱横塗抹。以衒俗眼。是亦末弊也已。韓退之不解艸書。非學者所愧也。宋張思叔座右銘云。字畫必楷正。程明道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好字。即此是學。張觀少謹愿。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艸。苟爲文貽諸後世者。豈以亂草破體不可讀者汚褻楮爲哉。余屢交於清人。多得其簡牘。雖非緊要之事。咸以行楷書之。間有語中押韻者。想高尚之語。雖常談亦有此習。國人所不及也

渾化

人心不同。好尚亦異。必也之其所愛而辟焉。於文亦然。好左氏者有左氏辟。喜老莊者又有老莊辟。但剽竊其語。或更字換句。强爲己之文。可謂拙矣。我師嘗曰。爲文多咬古書而可矢。必不可吐。蓋吐者不變其形。可辨菽麥也。矢者既化其形。不可辨果肉也。是語雖鄙野亦可以爲良戒矣

文格

文本無格。未聞古人立格而爲文。以立言之宜者。後人爲格耳。如所謂立說格。設難格。解題格。譬論格等者。推其文體而分之也。唐荊川分七十格。而短者爲

矩格。變者。爲變格。是豈定格也哉。鹽谷宕陰曰。才之至者自我爲格。而其次者。守格以知契至者希而次者衆。則文不得以不立格也。夫法既立矣。格可自備。格已備矣。可以成文。蘇老泉目歐陽公文曰。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所謂自我爲格者。今人至於歐陽子地位。豈可區區學格哉。

波瀾

波瀾抑揚頓挫開合。一篇中自備者。請以水喩之。文猶水也。風蕩之爲波。爲瀾。爲逆浪。爲怒濤。轟激如雷霆。噴搏如霰雪。哮吼喧鬨。舒蹙奔騰。將齧岸碎巖沒磯覆嶼。是文之最巧者也。其退也如穿壑。其進也如疊山。水愈多勢愈激。去愈遠來愈近。若夫遭巨巖突嶕。俄然分。驟然逢。躍而爲濤。沈而爲淵。爲洄。爲瀠爲沫。爲渦。是亦文之抑揚頓挫開合者也。方風收潮退平坦鏡如。萬里一碧。細瀫微瀾。如熨如拭。而其中孕育黿鼉蛟龍魚鼈。產殖珊瑚寶珠貨財。是則學笥富贍者能之。故曰昌黎之文如大海。東坡之文如長江。學文者宜望於河海。坳堂之水。牛蹄之涔。豈能得生淪漣養鱗介乎哉。

取舍

讀古文者。宜有所取舍。雖八家之文。有可法者。有不可法者。先輩選文。各各不同。蓋由其性所好然。以予觀之。若謝氏軌範。最純粹者。至鄒氏續編。瓊瑀相錯玉石相雜。稍有可厭者。茅鹿門選八家之文。儲同人增益之。後又高梅亭沈歸愚之徒。有所取舍。而醇駁相參。其他眞西山。呂東萊。樓迂齋。諸選各有所偏好尚不同也。近日桐城姚氏輯古文詞類纂。頗覺精選恨卷帙浩大。不便童蒙。學者務讀斯編。不復陷誤徑矣。

錯誤

歐蘇之文。非悉佳者。學者宜選擇焉。若五代史。文章法度。以爲亞史漢。而宋呉縝作纂誤。擧訛漏一百十餘條。若東坡上神宗書。桓帝遣八使。實順帝漢安元年也。再上神宗書。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實子貢言也。上天子書。猶如是。況於著述者乎。夫子著春秋。尚不免日月之誤。韓退之爲孟子親受於子思者。古人往往如此。況於歐蘇乎。

近日。志摩有小濱撲齋者。頗能古文辭。余覩其刪正歐蘇之文者。雖不中。而有不遠者。余甚感焉。今付錄其一二。歐陽公朋黨論。惟幸人君辨其君子

小人而已刪正爲而有君子有小人人君能辨其類而已矣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刪正爲君子之朋爲道也小人之朋爲利也老蘇高祖論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木強之人而已耳刪正爲天下恐不歸漢而高帝必死於鴻門滎陽彭城白登矣大蘇留侯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刪正爲有大勇者焉卒然刼之而不從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刪正爲試折之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刪正爲有報人之志而不能忍於物者是匹夫之量也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刪正爲秦皇之所不能索其他不遑枚舉頼山陽不喜曾文譬逢紗帽惡客沈歸愚以爲不知有劉向無論韓愈二子所見何其霄壤也當日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歐陽公疑曾子固所爲由是觀之東坡與南豐相伯仲者唐宋文人之多二人當八家之選而頼氏極口罵之何等狂態也凡欲評古文者非學藝文詞出於其人之上者不能探究蘊奥也未能窺藩籬又欲品評室中陳列之器徒費無益之辯速他之嗤已若徂徠譏赤壁賦履軒嘲嚴子陵

祠堂記固皮相之論。安得知其骨髓乎。故有東坡之學。而後可評東坡之文。有南豐之識。而後可許南豐之瑕。無駕於其人之學識。唯稱讚焉耳矣。

○辨體節録留青新集

命辨

命、猶令也。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説命冏命是也。或以封爵。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飾職。如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顧命是也。

諭告辨

諭、曉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辭。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使人傳言。不假書翰。若漢高帝入關告諭爲義帝發喪告諸

矣。漢章帝告盧江太守東平相等言之簡貴可式者也。

詔辨

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詔也。後代漸復古。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誥制策表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

誥辨

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下以告上。仲虺之誥是也。上以告下。大誥洛誥是也。周

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會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

上書

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七國時。言事于王者。皆稱上書。秦漢而下。古制猶存。其他章奏表疏之屬。則別爲一體。

英案。事物紀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作書以戒。此上書之始也。秦改曰奏。或曰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書。漢乃有章表奏駁四等。

章辨

章。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

表辨

表者標也。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然有唐人而爲古體者。有唐人而似宋人者。不可不辨也故表。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今所尚者皆宋體也

英案蘇氏演義曰。表者白也言以情旨表白於外也。

牋辨

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後世上天子稱表。上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並稱箋云。

奏疏

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有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謝。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于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

之奏別稱彈事。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更有八品。曰奏。奏者進也。曰疏。疏者布也。曰對。曰啓。啓者開也。曰狀。狀者陳也。有散文儷語二體。曰劄子。劄者刺也。曰封事。曰彈事。至疏封對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于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詞。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辯析疏通爲要。酌古御今。治煩總要。此大體也

又有牓子劄子。歸田錄云。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不降宣敕者。亦用劄子。與兩府中書省樞密院相往來亦然

論辯

論者議也。劉勰曰。論者倫也。彌綸群言而研衆理也。論始于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又論爲八品。曰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

案事物紀原。文心云。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目爲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莊周之書。有嘗試論之荀卿有正論。賈誼有過秦論。今之論以荀賈爲始

李性學文式云。論理貴反覆而盡事情。又曰。宜曲折深遠。

序辨

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若絲之緒也。始于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義。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

案公羊傳疏云。序者舒也。舒展己意以次叙經傳之義。述己作註之意。故謂之序也。尚書註疏。毛傳云。序者緒也。則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左傳正義云。序與叙音義同。

記辨

記者記事之文。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昉于戴記學記諸篇。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陳師道曰。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寖多。故以記事者為正體。雜議論者為變體。然有變而不失其正者。則歐陽修吉州學記王彥章畫像記柳子厚監察使壁記是也。又有托物以寓意者。如醉鄉記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蘇洵張益州畫像記。皆為別體。又有墓磚記。墳記。塔記。

碑文辨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後漢以來。有山川之碑。城地之碑。宮室之碑。橋道之碑。壇井之碑。神廟之碑。古迹之碑。土風之碑。災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觀之碑。托物之碑。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于序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故攷諸大家之文。而列為三品。其主于叙事者曰正體。主于議論者曰變體。叙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于託物寓意之文。則又為別體。其墓碑則自為一類也。又有碑陰文。如柳宗元大明和尚碑陰。箕子碑陰之類。

英案。或云。碑。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也。

傳辨

傳者傳也。太史公創史記列傳。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不同。追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但相祖襲而已。厥後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

或事迹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以傳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其品有四。曰史傳。以傳古人。曰家傳。以傳時人。曰托傳。如梓人傳圬者傳。曰假傳。有所引紀。如毛頴傳清和先生傳。皆屬假借。

説書辨

説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儒臣因説其義以進。謂之説書。

祝文辨

祝文者饗神之詞。劉勰所謂。祝史陳信。資乎文質者是也。考其大旨有六。曰告。曰修。曰祈。曰報。曰信。曰謁。

用以饗天地山川社者。國有大事。先集群臣而廷議之。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于家。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外有謚議。則別為一體云。

辯辨

辯判別也。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若其題曰某辯。或曰辯某。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議也。

解辨

解者釋也揚雄始作解嘲後韓愈有進學解隨作倣之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

案文心雕龍云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說文解判也禮記有經解所以解述經義也如韓愈獲麟解解之正體也如進學解解之變體也

引辨

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畧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題跋辨

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末簡而總謂之題跋盧疎齋曰跋取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跋使不可加若然則跋與書尤貴簡峭也綜其實有四曰題曰跋曰書某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跋者本也因文見本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專以簡勁爲主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詞

所以題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詞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題詞冠于前此其辨也

志辨

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于漢書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他如墓誌別為一類

紀事辨

紀事者記事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文人學士之有見聞隨手紀錄以備史官之採擇以裨史籍之遺亡故以紀事括之

評辨

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于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始見于三國志後世作者漸多則不必手秉史筆而後為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粋而評史見于蘇文忠公集中又有雜評以評事之得失

七辨

文選文體有曰七者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辭七諫之流也蓋自枚

乘初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規倣太切。了無新義。及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机杼漢晉沿習之弊一洗矣。竊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尚駢麗。然遺詞變化。與連珠全篇四六。不同也。

連珠辨

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連之爲言貫也。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綜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傅玄乃曰。與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云詞麗言約。合于古詩諷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體展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此者。必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也。

義辨

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謂之義。若禮所載冠義祭義。得宜是又存乎節文之間矣。

說辨

說者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于夫子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

載故其文闕焉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體有曰説煒煒而譎誑是豈知文者哉至昌黎憫斯文日弊作師説柳子厚及宋諸大儒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説以曉當世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無餘矣盧學士曰説須自出己意横説竪説以抑揚䟽贍爲上與論無大異也此外又有名説字説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

原辨

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自唐韓愈作五原（原人原道原性原鬼原毀）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本始致用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

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説相爲表裏無甚異也（淮南子有原道篇注原本也韓愈蓋本于淮南子後爲文之一體）

議辨

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

文辨

編内所載均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有散文有韻語或效楚辭或爲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如柳宗元乞巧文

韓愈送窮文。孔稚圭北山移文之類。

案稱文者又爲文中一種。文選分類。有王元長策秀文。任彦升策秀文等。與弔文祭文等異。

檄辨

檄軍書也。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鷄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詞。而檄之名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相。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

行狀辨

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後世韓柳所作。足爲楷式。而其文多于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録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述辨

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宋王安石有先大夫述。

楚辭辨

楚辭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間皆爲楚地。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于二南。詩周南召南乃居

十五國風之先。是楚實爲風首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風兮孺子滄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不甚相遠。但其詩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爲讀。楚辭固已萌蘖于此矣。屈平本詩義爲騷。蓋兼六義。而賦之意居多。宋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詞賦家悉祖此體。

賦辨

賦體。起于離騷。離騷者。言離憂也。屈原作此。以寫憂蓋賦之祖。而未嘗以賦名。趙人荀況遊宦于楚。攷其時。雖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君子無取焉。及宋玉作神女登徒子等賦。賦之名始著。其詞輕清婉逸。初未俳組。漢賈生弔屈原。鵩鳥。一賦用騷體。而詞句猶在淺顯。相如子虛上林。諸賦出而揚雄班固之徒。率以俳組爲勝矣。

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其鋪張段落。創起一法。實爲魏晉所宗。當時無集類等書。非真淹博者。不能詳贍。張左之才。猶須研京十年。鍊都一紀。後諸名家。欲挽其習。所作文賦。如阿房赤壁等。不組辭而尚意。清新流動。又成一體。讀之快然忘倦。作者遇枯澁題。能倣諸大篇。以恣其博。濃熟題。倣諸文賦。

以求其情則思過半矣。

三國六朝賦辨

西漢詞。工于楚騷。東漢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一代工于一代。詞愈工則情愈短。味愈淺。而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絶俳。迨沈休文四聲八病起。（四聲周顒所設。平上去入也。八病沈休文所定。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詞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于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文選）雖其詞不過後代之詞。乃情則猶得古詩之餘也。

唐賦辨

唐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有學古賦者。惟韓柳詩古賦。以騷爲宗。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太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

宋賦辨

宋賦。有俳體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

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耳。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兼矣。晦翁曰。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南豐眉山迭起。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此則宋賦可知矣。

古今賦分爲五體辨

賦有五體。曰古賦。如長門賦。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句法篇法。全似乎騷。班婕妤自悼賦。擣素賦。張衡思玄賦。禰衡鸚鵡賦。王粲登樓賦。潘岳秋興賦文選之類是也。上林子虛。創爲縱橫駢織。亦爲古賦倣之者。揚雄羽獵。班固兩都。左思三都。張衡二京文選之類是也。曰俳賦。自楚詞朝飮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等句。已類俳語。猶一句中自作對耳。及相如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等句。始分兩句作對。而俳遂甚焉。後人倣之。遂成此體。每句對偶。如陸機文賦。鮑照蕪城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顏延之赭白馬賦之類是也。曰文賦。蓋楚辭卜居漁父二篇。已肇文體。子虛上林兩都等作。則首尾是文。後人倣之。純用此體爲議論而押韻之文。如揚雄甘泉賦。杜牧之阿房宮賦。蘇軾赤壁賦之類是也。曰律賦。沈約有四聲八病之拘

徐庾復隔句對聯以爲四六而律益細焉隋進士科專用此體至唐宋盛行取士命題限以八韻必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如韓愈明水賦限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八字爲韻起一段即押其事信美其義惟玄宋王曾萬物渾成賦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爲韻之類是也曰小賦蓋恢諧遊賦之作本于宋玉大言小言賦而設爲問答或純以四言成篇如揚雄逐貧賦左思白髮賦東坡黠鼠賦等類是也

英案左傳隱元年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字見此詩序六義次二云賦蓋謂直陳其事

爾事文類聚云賦之所起屈原始作賦其後宋玉荀卿之徒演爲別體漢書云不歌而頌曰賦釋名敷布其義曰賦

賦設爲問答之始辨

屈原假爲卜者漁父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子虚上林賦子虚以爲有先生亡是公長揚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兩京賦以憑虚公子安處先生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呉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律則知詞賦之作莫不祖騷矣

賦用事貴曲確辨

左太冲三都賦序畧曰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詞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虚而無徵故賦家屋山川城邑鳥獸草木必當稽之地圖驗之方志也

賦後有亂辨

亂者樂節之名篇章之末撮大要以爲亂蓋原本離騷騷末有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等句而賦又有系曰重曰總是此義若東都賦後有其詞曰凡明堂等詩五首潘岳籍田賦後張衡南都賦後俱有頌曰之類此又一法

賦中有歌辨

張衡南都賦後有相與歌曰後又有敢作頌曰以歌頌雙收謝莊月賦有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又稱歌曰月既深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等語以二歌雙收

文辭有似賦者辨

文之似賦者。北山移文。弔古戰場文。韓愈弔田橫文。柳子厚弔屈原文之類。辭之似賦者。陶潛歸去來辭。揚萬里延陵懷古辭之類。

頌辨

詩有六義。其六曰頌。文心云、昔帝俈之世、成累爲頌以歌九韶、則頌起于帝俈也、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皆以告神。乃正體也。至魯頌駉閟等篇。用以頌僖公。而體變矣。後世獻頌。特用魯頌。而已。其詞多用韻語。若聖主得賢臣頌。則用散文。亦爲變體。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是也。劉勰曰、頌之爲體。典雅清鑠。揄揚汪洋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知此可得作頌之法矣。

英案。陸機文賦云。頌優游以彬蔚。李善註。褒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游彬蔚。

贊辨

贊稱美也。字本作讚。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東方朔畫像贊及范曄諸贊。皆易以韻語。始爲正體。貴乎贍麗宏肆。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作韻語。當宗東方

朔。其體有三。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曰史贊。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贊之爲體。促而不曠。結言于四言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其頌家之細條乎。蓋嘗玩之。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叙傳詞。雖似贊。而實則小序之語。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辨乎。

銘辨

銘者名也。觀器而正名也。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殷盤見于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以致戒警。後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如孔悝鼎銘。又後世山川宮室門井之銘。若孟堅燕然山旌征伐之功。張孟湯劍閣戒殊俗之僭叛。取義不同。然要其體有二。曰誓戒。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約而温潤。又有碑銘墓誌銘。不列此類。

箴辨

箴者誠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皆用韻語以垂警戒。

墓誌銘辨

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于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冢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于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大畧。勒石加蓋埋于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元稹杜工部墓誌銘并序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如韓愈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或有銘無誌。如王安石儀部郎中晁君墓誌銘序。事在銘內。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却有銘。如柳宗元東明張先生墓誌。單云銘而却有誌者。如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銘。有題云誌而却是銘。如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題云銘而却是誌者。如韓愈考功員外盧君墓銘。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于蓋者。曰蓋石文。刻于磚者。

曰墓碑記。曰墓磚銘。書于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記。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之二體。正體惟叙事。變體則因叙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虚作誌文而銘內始叙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于各篇之中。難以例列也。

墓碑辨

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上而名耳。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古今作者。惟昌黎最

高行文叙事。首尾不相蹈襲。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則稍詳。銘埋于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本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爲皆勿録。近世勿知者。至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

墓表辨

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爲文亦有正變。

誄辨

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即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云云。蓋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誄。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于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述世系行業。而未寓哀德之義。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也。

祭文辨

其詞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曰。祭奠之文

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

弔文辨

古者弔生曰唁、死曰弔。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而乖遺、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人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則弔之祖也。然不稱文、故不列之。其文濫觴于唐、故有弔戰場弔鑄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髣髴楚騷、而切要惻愴、似稍不同。若華過韻緩、賦而非文也。

文法詳論卷上 終

48-13469

支那文學全書

正價一册(四百卅頁以上)廿五錢十二册前金二圓五十錢卅六册前金七圓郵税一册八錢

全部卅六卷 毎編讀切 洋装美本仕立 毎月二回發

第拾五編 二月廿日發兌

- 第一編 四書講義(大學、中庸、論語) 上卷
- 第二編 四書講義(孟子) 下卷
- 第三編 小學孝經忠經講義 全
- 第四編 老子列子孫子呉子講義 全
- 第五編 韓非子講義 上卷
- 第六編 韓非子講義 下卷
- 第七編 莊子講義 上卷
- 第八編 莊子講義 下卷
- 第九編 正文章軌範講義 全
- 第十編 荀子講義 上卷
- 第十一編 靖獻遺言講義 全
- 第十二編 唐詩選三體詩講義 全
- 第十三編 續文章軌範講義 全
- 第十四編 荀子講義 下卷
- 第十五編 十八史略講義 上卷
- 第十六編 十八史略講義 下卷
- 第十七編 近思錄講義 全
- 第十八編 戰國策講義 上卷
- 第十九編 戰國策講義 下卷
- 第廿編 支那文學史 全
- 第廿一編 詩經講義 全
- 第廿二編 書經講義 全
- 第廿三編 八大家文講義 上卷
- 第廿四編 八大家文講義 中卷
- 第廿五編 八大家文講義 下卷
- 第廿六編 左傳講義 卷一
- 第廿七編 左傳講義 卷二
- 第廿八編 左傳講義 卷三
- 第廿九編 史記列傳講義 上卷
- 第三十編 史記列傳講義 中卷
- 第卅一編 史記列傳講義 下卷
- 第卅二編 管子講義 上卷
- 第卅三編 管子講義 下卷
- 第卅四編 淮南子講義 上卷
- 第卅五編 淮南子講義 下卷
- 第卅六編 墨子愼子文子講義 全

學習院教授從七位萩野由之先生著述

日本歴史評林

正價一册(百六十頁)拾五錢六册前金八拾五錢 全十二册前金一圓六拾錢郵税一册六錢ヅヽ

全部拾二卷 毎編讀切 装大判美本 毎月一回發

第二編 二月二十日發兌

事實と評論とは歴史の雙眼なりいかに古今の事實を網羅して豐富を極めたる歴史なりとも評論品隲せずんば史中の事實は悉く枯槁して千載生機を失はん史の評論を須つこと此の如し。然れども從來是等の書に乏しく偶に世に行はるゝ者は概備生が習文の爲めに綴れる平凡淺薄なる論贅のみにて歴史の幽光を闡發すへき卓論大識は多く埋れて顧はれず然れども各書に散出して統ふる所なし。萩野由之先生史學の資料として之を集めしもの既に等身に及へり因て請ひて其粹を蒐ひ類編し批評し此に世に公にするに至れり。世の歴史を讀むもの一度此書を取りて參照せば史中の人物は紙上に躍然として治亂盛衰の理は刃を迎へて忽解けむ。本書の總目は左の如し

目次

- 第一編 總論太古
- 第二編 上古
- 第三編 上古
- 第四編 中古
- 第五編 中古
- 第六編 中古
- 第七編 近古
- 第八編 近古
- 第九編 近古
- 第十編 近古
- 第十一編 近古
- 第十二編 雜

毎編の末には當時の制度に亙りて事の歴史を相發明すへき者を錄す

第一高等中學校教授落合直文先生 第一高等中學校教授小中村義象先生 合著

家庭教育 歴史讀本

正價一册金拾二錢六册金六拾七錢全部十二册金壹圓二拾五錢郵税一册四錢ヅヽ

全部拾二卷 出版完成 毎編讀切 密函入和装美本

本書全部完成總目次

- 第一編 ●能褒野の露(日本武尊之事蹟) ●裾野の嵐(曾我兄弟復讐事蹟)
- 第二編 ●如意輪堂(楠正行之事蹟) ●泉岳寺(赤穗義士復仇事蹟)
- 第三編 ●小松の雪(平重盛之事蹟) ●鬼界ヶ島(俊寛僧都之事蹟)
- 第四編 ●鶴ヶ岡(靜御前之事蹟) ●鳥羽の戀塚(袈裟御前之事蹟) ●館の血烟(細川忠興夫人事蹟)
- 第五編 ●青葉の笛(平敦盛之事蹟) ●日野の若草(阿新丸之事蹟) ●森のあらし(森蘭丸之事蹟)
- 第六編 ●宇佐の御使(和氣清麿之事蹟) ●恩賜の御衣(菅原道眞之事蹟)
- 第七編 ●御船の涙(神功皇后之事蹟) ●土のむろや(護良親王之事蹟)
- 第八編 ●菊の下水(楠正成之事蹟) ●入道の野分(加藤清正之事蹟)
- 第九編 ●名古曾の關(源義家之事蹟) ●宇治川(佐々木高綱之事蹟) ●屋島浦(那須宗高之事蹟)
- 第十編 ●關城の月(北畠親房之事蹟) ●越路の雪(新田義貞之事蹟)
- 第十一編 ●行宮の櫻(兒島高德之事蹟) ●尋ねぬ虫(藤原師賢之事蹟)
- 第十二編 ●六無齋(林子平之事蹟) ●玉の御聲(高山彦九郎之事蹟)

010190526785